

doi:10.3969/j.issn.1674-117X.2018.02.016

汨罗湘语中的量名结构

陈山青

(湖南工业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湖南 株洲 412007)

[摘要]湖南汨罗湘语中的量词可直接限制名词,形成量名结构。量名结构具有名词性成分的一般功能,在句中充当主语、宾语、谓语以及定语等多种句法成分。语义上,量名结构具有指称性,所指称事物存在有定、无定之分,这主要与其句法位置有关;无定的量名结构可出现在句首,有定的则不能。汨罗湘语量名结构的语法功能与南部吴、粤语如广州话大致相同,但其有定量名结构的功能没有广州话多,而无定的用法则比广州话齐全;此外,在指称性质方面也存在明显区别:汨罗湘语句首的量名结构都是无定的,而广州话则都是有定的。

[关键词]汨罗湘语;量名结构;有定;无定;语法功能

[中图分类号]H1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117X(2018)02-0103-07

Classifier-Noun Phrases in Miluo Xiang Dialect

CHEN Shanqing

(College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Hu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uzhou Hunan 412007, China)

Abstract: Classifiers in Miluo Xiang dialect can directly restrict or modify nouns to form the classifier-noun phrases. This kind of phrase possesses the general function of the nominal elements to serve as subject, object, predicate, attribute and other syntactic constituents. Semantically, a classifier-noun phrase is referential and it can refer to both definite and indefinite things, depending on its syntactic position. The definite classifier-noun phrases cannot be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sentence while the indefinite ones can. The grammatical function of the classifier-noun phrases in Miluo Xiang dialect is roughly similar to Wu Chinese and Cantonese. However, the grammatical function of definite classifier-noun phrases in Miluo Xiang dialect is less than that in Cantonese while the grammatical function of indefinite classifier-noun phrases is more than that in Cantonese. What's more, there is a distinct difference between these two dialects, that is, all the classifier-noun phrases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sentence in Miluo Xiang dialect are indefinite whereas those in Cantonese are definite.

Key words: Miluo Xiang dialect; classifier-noun phrases; definiteness; indefiniteness; grammatical function

普通话“一量名”组合往往能省去“一”成为量名结构。语法学界早就关注到该结构。吕叔湘先生指出:白话里这种现象“只限于在句子中间”,如“倘或来个亲戚,看着不像”(《红楼梦》四〇),不能说“*杯白干不算什么”;^[1]赵元任先生也指出:北

京话在动词后面、量词前面的“一”常常省掉,其中量词普遍不带重音,而宾语词语的中心才带重音;^[2]朱德熙先生则进一步归纳出“一量名”省略“一”的句法环境:数量词组成的偏正结构处于宾语位置时,如果数词是“一”,则可略去不说,此时量词

收稿日期:2017-09-08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湘、赣语毗连地带方言语法研究”(10BYY017);汪涵个人基金资助项目“湖南方言调查‘響應’计划”(2015);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重大项目“中国境内语言语法化词库建设”(15ZDB100)

作者简介:陈山青(1968-),女,湖南汨罗人,湖南工业大学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汉语方言及影视文化。

轻读,重音在后面的名词上。^[3]

量名结构都有指称性,但其指称的事物,有的是有定的,即某一个或某些确定的事物;有些是无定的,即一个或某些不确定的事物。有定与无定跟量名所处的句法地位有关,也就是说语义特征和语法功能有一定的联系。^[4]

普通话中的量名结构只能用作动词或介词的宾语,在动词宾语的位置上是无定的,等于“一量名”,如“买张票=买一张票”;在介词宾语的位置上是有定的,相当于“这/那量·名”,如“把壶油打翻了”中的“壶油”分别是“这/那壶油”的意思。不少方言中存在量名结构。与普通话相比较,方言量名结构的句法位置和指称性质具有其自身特征。

湖南汨罗湘语的量词也可以在前面没有数词或指示代词的情况下直接修饰名词,形成量名结构,具有名词性成分的一般用法,也存在有定、无定之分。其中,有些与普通话相同,有些不同。本文主要探讨汨罗方言量名结构(也称“量名”)的语义特征和语法功能。

一 量名结构的语法功能

(一)有定量名结构

1. 有定量名结构中的量词类型

能进入该结构的量词主要有个体量词、集合量词、度量词、不定量词、临时量词、动量词6类(参照朱德熙先生的分法),分别例举如下。

个体量词:书内里封信是爸爸写待把我个。(书里的/那封信是爸爸写给我的。)

集合量词:要记得把脚上双鞋打隘油。(要记得把脚上的/那双鞋打点油。)

度量词:他拿待块钱去买冰棒去得。(他拿着那块钱买冰棍去了。)

不定量词:男人家隘钱下落她打牌打开得。(丈夫那些钱都让她打牌给输掉了。)

临时量词:炉锅里碗饭尔吃开他喃。(你把饭锅里的/那碗饭吃掉呀。)

动量词:尔帮我来抬下桌咯。(你帮我来抬一下桌子吧。)

2. 有定量名结构的语法功能

(1)作主语中心语

量名结构前需出现体词性修饰语,多为物名词(如“局长”)、人称代词(如“我”)、处所名词(如“屋里”)等。例如:

局长台车在个修,要用车喊我咯。(局长的/那台车在修,要用车叫我啊。)

我副手套放失得向,尔帮我找下看。(我的/那副手套不知道放哪儿了,你帮我找找看。)

屋里个疯子爷硬不得了嘞!(家里的/那个疯子爹啊不得了呢!)

普通话没有这种句法位置上的量名结构,因而没有与之准确对应的说法,与其接近的是在前面加上定语标记“的”或指示代词“那”,也就是译文中出现的“指量名”结构(那台车、那副手套、那个疯子爹)。不过,汨罗方言中也有“指量名”组合,指示代词可以是近远指的“伊(这)”“个(那)”或更远指的“边(那)”,如“局长伊台车好贵怕(局长这台车很贵吧)”,“舅嘞屋里个只狗嘞蛮听话(舅舅家里那只狗儿很听话)”,“我边副眼镜冇得伊副好(我那副眼镜没有这副好)”。除了远指的“个(那)”可在上面例句中直接插入外(如“局长个台车在个修,要用车喊我咯”),近指的“伊(这)”、更远指的“边(那)”一般不能直接插入,其后的连带成分需更换才符合语法,往往要出现对举性指示成分,如“局长伊(这)台车比个(那)/边(那)台车好些”。更换后的成分(划线部分)则能在语义上和近指的“伊(这)”、更远指的“边(那)”匹配,这说明加进去的“个(那)”的指示意义已经淡化,定指意义增强,而“伊(这)”“边(那)”的指示意义明显,因而不能直接植入。

(2)作谓词宾语或谓词宾语中心

一是直接充当谓词宾语。量名结构出现在“V/A 倚”或“V 哒”后(V/A 通常为单音节,“倚[tɕi²¹]”“哒[ta⁴⁵]”相当于普通话“着”)。例如:

他带倚副眼镜,好瞞不得!(他带着眼镜,很难看!)

他日里开倚台车到处跑。(他白天开着车到处跑。)

个个后生一年四季红倚张面。(那个小伙子一年四季红着脸。)

姨驰日日守哒台电视机。(奶奶天天守着电视机(看)。)

将前两例的“倚”去掉,句子仍然成立,但量名结构变为无定用法;将后两例中的“倚”“哒”去掉,则不成话。

二是作宾语中心语,即量名结构前有修饰语(划线部分)。这里的量名结构前不能加远指代词

“个(那)”。例如:

尔看见姆妈/我台手机冇?(你看见妈妈/我台手机没有?)

尔守哒厂里张门,莫等他俚进来得。(你守着厂里的/那道门,别让他们进来了。)

跟量名结构充当主语中心语一样,其前的修饰语主要是称呼名词(如“姆妈”)、人称代词(如“我”)和处所名词(如“厂里”)等。

(3)作介词宾语或介词宾语中心(限把字句)

一是普通话没有的说法。例如:

把秀秀床被窝刮待洗干净时?(把秀秀那床被窝拆下来洗了吧?“他”表复指)

记得把地里把锄头拿待回来。(记得把菜地里那把锄头拿回来。)

跟上文一样,这两例量名结构前都出现了体词性修饰语,如“秀秀”(人名)、“地里”等。普通话对应的说法则需在修饰语和量名结构之间加上指示代词“那(这)”,才能成为合法的句子。

二是普通话中也有的说法,介词“把”后不出现修饰语,量名结构直接跟在介词“把”后,也是定指,变换上面的例句如下:

把床被窝刮待洗干净时?(把这床被窝拆下来洗了吧?)

记得把把锄头拿待回来。(记得把那把锄头拿回来。)

(4)作兼语(多出现在祈使句中)

量名结构前需有体词性修饰成分(划波浪线部分),否则就是无定的。例如:

捉尔屋里只猫来赶下老鼠看。(抓你家那只猫儿来赶赶老鼠吧。)

请哥哥个同事教得他,他有学会。(请哥哥那个同事教了他,他没学会。)

3. 有定量名结构的修饰语

有定量名结构前三类修饰语,均为体词,充当领属性定语:一是人名和称呼名词,如“局长”“姆妈(妈妈)”等;二是处所名词,如“屋里(家里)”“地里”等;三是人称代词,如“我”等。

4. 量名结构有定的条件

从上述分析可归纳得到量名结构有定的四个条件:

条件一,在量名结构前出现领属性定语。领属性定语可归纳为三类:称谓和人名、处所名词、人称代词。之所以修饰语的限制是有定的条件,是因为

修饰语是量名的领属性定语,而领属性定语的本质特征之一就是有定。量名(被领有对象)和修饰语(领有对象)之间的领有关系一旦成立,有定便被确定下来,不可更改。施其生先生在分析广州方言的量名组合时也指出,修饰语的限制是有定的条件。^[4]

条件二,在谓词和量名结构之间出现体貌助词“倚/哒(着)”。如果量名结构前同时出现体貌助词“哒”+领属性定语,那么量名结构也是有定的,如“他踩哒我只脚,捺~捺不得(他踩着我的脚,动都不能动。“~”是长音标记)”。如果去掉体貌助词和领属性定语,要么成为无定,要么说法不成立,如“他日里开台车到处跑(他白天开台车到处跑)”,去掉“倚”后则为无定;“*尔守张门,莫等他俚进来得(*你守那门,别让他们进来了)”,去掉“厂里”则说法不成立。

条件三,量名结构充当处置介词“把”的宾语。例如“把张摩托搬开,别人好过坵(把台摩托车搬开,别人好通行)”中的“摩托”是有定的。

条件四,量名结构不能出现在句首。如果出现在句首,就会成为无定的量名结构,如“只脚也可以开车(一只脚也可以开车)”中,“只脚”就是无定的。也有例外,如“双手下落车轧断了(一双手都被车轧断了)”中,“双手”是有定的。

(二)无定量名结构

1. 无定量名结构的量词类型

能进入无定量名结构的量词有5类,即个体量词、集合量词、度量词、不定量词、临时量词。

(1)个体量词

很多个体量词能和相关名词搭配,其中“个”“只”的搭配能力很强,例如:

坐哒伊暂,个字有写。(坐到现在,一个字都没写。)

只房就有得。(一间房就够了。)

“只+量”的用法也见于安仁方言,如“只崽只女就有哒”(一个儿子一个女儿就够了)。^[5]

其他个体量词如:

张床不睡两样人。(一张床不睡两种人。汨罗俗语,意指夫妻是同一种人,带贬义)

他病得蛮狠,伊两天粒米有进,滴水有沾。(他病得很重,这两天一粒米也没吃,一滴水也没沾(湿嘴唇)。)

家人家一个。((每)一家人一个。)

她上开五年个班,天假有请过。(她上了五年

的班,一天假也没请过。)

有些个体量词不能进入无定量名结构,如无“*面鼓”“*柜书”之说。

(2)集合量词

只有少数集合量词能进入量名结构,如“双、对”等。

三年得,她双鞋有买过。(三年了,她一双鞋(都)没买过。)

送对酒就可以得。(送一对酒就可以了。)

(3)度量词

如“块、角、分、斤、两、里”等常和名词搭配形成量名结构,充当主语或小主语。

塑料袋好多钱一个啊?——块钱一个。(塑料袋多少钱一个呀?——一块钱一个。)

斤米吃不完。(一斤米吃不完。)

她里路有走过。(她一里路都没走过。)

(4)不定量词+名(主要是“隘(点)”)

他咕哒屋里也做事个咧?——隘事不做。(他呆在家里也做事的吗?——一点事都不做。)

她个号人,隘亏吃不得个。(她那样的人,一点亏也不能吃的。)

这几例都是否定句,带有强调意味。“隘+名”也可以调到宾语位置,句义不变,但强调意味减弱,如“不做隘事(不做一点事)”。

(5)临时量词

桶水少得嘞。(一桶水少了呢。)

袋米只吃得三天。(一袋米只能吃三天。)

2. 无定量名结构中“量”的意义

汨罗方言中无定量名结构的意义完全等同于“一量名”,且都可换成“一量名”,即均能补出一个“一”来,这和普通话量名结构的情形相同。可见,量名中的“量”实际就是“一量”。至于“一”的含义,有两种:最小的整数“一”,这种量名很多;表周遍义,“每(一)”的意思。例如:

个人吃不得好多。(一个人吃不了多少。)

四姊妹坐一张桌,个人一方。(兄弟姐妹四个坐一张桌子,每人一方。)

3. 无定量名结构的语法功能

无定量名结构在句中充当主语、谓语、定语、动词和介词宾语以及兼语等,其中,前三者是普通话没有的用法。

(1)作主语或小主语

量名结构的句法位置有两种:一是句首,前无

修饰语;二是主谓谓语句中小主语位置。例如:

餐饭一碗酒。(每顿饭一碗酒。)

一个学期节课有上。(一个学期一节课都没上。)

(2)作名词谓语句中的谓语

斗米斤鸡。(一斗米(长)一斤鸡。汨罗俗语)

个人碗面碗羹。(一个人一碗面一碗粥。)

上述都是一些名词谓语句,有的谓语由两个量名结构组成,其中,两个量词同形,两个名词也往往属于同一义类。更有意思的是,不少主语也可以是量名结构(如“斗米”“个人”),如此,整句都由量名结构构成,颇具特色。

(3)作动词宾语

吃根烟正。(抽支烟再说。)

我想去买块衣。(我想去买件衣服。)

(4)作介词宾语

听见话是他把只手搞疤得。(听说他把一只手弄伤了。)

用根铁丝箍隘就可以得。(用一根铁丝箍着就行了。)

值得注意的是,普通话介词“把”后的宾语都是有定的,而汨罗话则可以是无定的,不过这种情况较少。

(5)作定语

无定量名结构作修饰语时后面需带定语标记“个(的)”。能出现在定语位置上的量词主要是度量词“块、角、分”等。

个时角钱个红姜有两坨。(那时侯一角钱的红姜有两块。)

他俚只去吃得酒,有送分钱个礼。(他们只去喝了喜酒,没送一分钱的礼。)

(6)作兼语

喊个电工来帮我修下灯看。(叫个电工来帮我修修灯吧。)

捉只猫来赶下老鼠看。(抓只猫来赶赶老鼠吧。)

4. 量名结构无定的条件

量名结构无定的条件有如下三个:

条件一,量名结构处句首,如“只热水瓶少得(一只热水瓶少了)”。

条件二,充当小主语,如“我只房就有得(我一间房就够了)”。

条件三,谓词和名量结构之间不出现虚词或修

饰性成分,如“捉只猫来赶下老鼠看(捉只猫来赶老鼠吧)”。

二 有定、无定量名结构的比较

1. 无定量名的独立性相对较强,结构也较为固定,像一个语法词,语音上可独自停顿(用“|”表示),量词要重读(加着重号)。例如:

他|个月|要吃十壶酒。(他一个月要喝十壶酒。)

钓开一昼个鱼,只鱼|有钓到。(钓了半天的鱼,一条鱼都没钓到。)

而有定的量名结构(台车、副眼镜)和前面的成分,如定语、动词等(划波浪线部分)联系紧密,语音上要连读,独立性相对差些,量词也无需重读。例如:

局长台车|在个修,要用车喊我喽。(局长的车在修,要用车叫我吧。)

他|带待副眼镜,好瞞不得!(他带着那副眼镜,很难看!)

有的方言如上海话,其定指用法的量词与前面和后面的词都不连读。^[6]

2. 语法功能方面,都能充当动词、介词宾语和兼语。区别是:有定量名充当的是主语中心语;无定量名充当的是主语和小主语,还充当名词性谓语。有定量名的主语、宾语前多有修饰语(如“舅舅屋里只狗嘞蛮听话(舅舅家里那只狗儿很听话)”),无定的则通常没有(如“只鱼有钓到(一条鱼都没钓到)”) ;作介词宾语时,有定的量名很常见,无定的则不多见。有些从句法形式上看不出区别,要靠语义来确定是有定还是无定量名结构,如“今日赚餐饭吃得(今天赚了顿饭吃)”中“餐饭”是有定的,而“餐饭一碗酒(每顿饭一碗酒)”中的“餐饭”则是无定的。

3. 句法位置方面,有定量名不能处于句首,无定量名则通常出现在句首。汉语方言中,量名的指称性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所处的句法位置。动前是定指的无标记位置,动后是不定指的无标记位置。^[7-8]汨罗方言动前的量名却有表示无定的特殊现象。

4. 能进入量名结构的量词类型相同,都有“个体/集合/度量/不定/临时量词+名”结构。区别是:动量词不能进入无定量名结构,而可以进入有定量名结构,如“抬下桌”中的“桌”只能是有定的。

5. 无定量名结构可以连用,如“箱内里床被窝

床帐子(箱子里一床被窝一床帐子)”,而有定量名结构通常不能。

三 与其他方言量名结构的比较

研究发现,台语和汉语史中存在量名结构。

以下6例^[9]转引自游汝杰。

壮(武鸣):

ko:ŋ¹ ha:k⁸ ?eu¹ te¹ pai¹ ham⁵ nai⁴.

位县官叫他今晚这。

(那位县官叫他今晚去。)

壮(龙州):

ŋe⁵ mu² ji⁶ ?i⁵ ?o¹ no:ŋ⁴ mən² ma² khia:u⁵ ko¹ mai⁴.

个手也依弟弟他来摇棵树。

(那只手也照他弟弟一样来摇那棵树。)

个人(这个人)讳底。(《北齐书·徐子才传》

真成个镜(此镜)特相宜。(《景·卷廿》)

炀帝谓字文述曰:“个小儿(这个小儿)瞻视异常。”(《唐书·李密传》)

个人(那人)风味,只有江梅些子似。(宋·张耒词)

台语和中古汉语中的量名结构多居句首,表有定,量词多为“个”,指示功能明显。

从上面例句可知,量名结构出现的历史较早。不过,句首量名结构的用法共同语没有保留下来,却在汨罗及其他一些方言里留存使用,包括一些官话和南部吴、湘、粤语等。

烟台方言^[10]:

间屋儿真大吭(这间屋子真大啊)! |(你随便帮我找个小孩吧,) 个四五岁的就行。

江苏海安方言^[11]:

个人都不想去。| 件像样的衣裳都没得。| 还少个人。

成都方言^[12]:

颗米都没得。| 个钟头不多。| 我次家都没回。

上海方言^[6,13]:

条毛巾挂起来。| 只西瓜么,真是老老好吃个。

| 块糖啥人吃脱勒?

苏州方言(所有物量词都有定指用法)^[14-15]:

趟电影勰看着(这/那次电影没看到)。

部电脑拨俚弄坏脱哉(这(台)电脑被他搞坏了)。

绍兴(柯桥)方言^[16]:

件衣裳囡扣都翻落咚哉(那件衣服的扣子都掉

了)。
些下饭诺呆歇歇得去(这些菜你等会儿拿走)。
湖南涟源方言^[17]:
丽丽副眼镜啦? |桌子高里本书啦?
湖南新化方言^[18]:
只鸡有好重啲(这/那只鸡有多重)?
我个票包逗贼牯子偷咖去哩(我的钱包被一个小偷偷走了)。

粤语广州话有定的量名结构出现在5种句法位置上,无定的出现在两种句法位置上,举例见表1^[4]。
粤语香港话^[8]:
本书好睇(这本书好看)。(动前;定指)
我中意个男仔(我喜欢一个/那个男孩)。(动后;定指/不定指)
广西南宁白话^[19]:
张凳放喺边啲定(这张椅子放哪儿)?(动前;定指)

涟源、成都方言的说法汨罗均有。汨罗方言作主语的无定量名结构惯用简短结构而排斥较长结构,故而烟台方言“个四五岁的就行”、海安方言“件像样的衣裳都没得”在汨罗话中无对应说法,其他则有。汨罗话量名结构的语法功能与上述方言

大致相同,主要充当主语或宾语,不过,具体到使用范围和指称性质,则存在区别,如苏州话动量词可以进入量名结构(趟电影)作主语,汨罗话却只能作宾语(帮他出趟车)。另外,上海(新派较少使用)、香港、苏州、绍兴(柯桥)以及新化等方言中,物量词处主语位置时有定指用法,汨罗话主语位置无定指用法。

因资料问题,涟源、烟台、苏州等方言只能作粗略的比较,而广州方言则可作较为详细的对比。汨罗、广州方言量名结构的语义、语法功能比较如表1所示。

从表1中可看出,汨罗、广州方言量名结构的语法功能大致相同。

不同之处为:(1)汨罗方言有定量名结构的功能不及广州方言多,主要表现在无主语和定语用法。涉及到个别小类,两者也有细微差别,如广州方言有定量名结构可充任一般介词宾语,而汨罗方言只能充任介词“把”的宾语。(2)反过来,汨罗方言无定量名结构的功能比广州方言要齐全,除作动词宾语、介词宾语、兼语与广州方言相同外,还能充当主语、小主语以及谓语、定语。主语位置的量名表示无定,是其重要特点。

表1 汨罗、广州方言量名结构的语义、语法功能比较

语义功能	语法功能	汨 罗 方 言	广 州 方 言
有定	主语		<u>条鱼</u> 好大(这条鱼很大)
	主语中心语	舅口 <u>嘢</u> 屋里 <u>只狗</u> 蛮听话(舅舅家那只狗儿很听话)	你 <u>啲</u> 学生 <u>嘅</u> 边度(你的那些学生在哪里)
	谓词宾语或 谓词宾语中心	他日里开 <u>倚台车</u> 到处跑(他白天开着那台车到处跑), 尔看见姆妈台 <u>手机</u> 冇(你看见妈妈的手机没有)	<u>撞烂</u> 咗学校 <u>道门</u> (撞烂了学校那道门)
	介词宾语或 介词宾语中心	把 <u>顶帽子</u> 带过去(限“把”), 把爸爸 <u>顶帽子</u> 带过去(把爸爸的帽子带过去)	佢哋打呢便 <u>条路仔</u> 过嚟嘅(他们从这边的小路过来的)(一般介词宾语) 快将啲 <u>个</u> 制关咗佢(快点儿把闸给关了)
	定语		<u>间屋</u> 嘅屋顶插住一支旗(那房子的屋顶插着一面旗子)
无定	主语或小主语	<u>餐饭</u> 一碗酒(每顿饭一碗酒) 一个学期 <u>节课</u> 冇上(一个学期一节课都没上)	
	谓语	箱内里床被窝床 <u>帐子</u> (箱子里一床被窝一床帐子)	
	动词宾语	吃 <u>根烟</u> 正(抽支烟再说)	畀 <u>杯茶</u> 我饮(给我一杯茶喝)
	介词宾语	用 <u>根铁丝</u> 箍咗就可以得(用一根铁丝箍住就行了)	用 <u>根铁线</u> 箍实嘛得嘢(用一根铁丝箍住不就行了)(也可作有定理解:用这/那根铁丝)
	定语	他俚只去吃得酒,冇送 <u>分钱</u> 个礼(他们只去喝了酒,没送一分钱的礼)	

四 量名结构的主要特点

1. 量名结构具有名词性成分的一般功能,可充当多种句法成分。

2. 量名结构具有指称性,所指称事物存在有定、无定之分。有定量名结构与“指量名”大致相当,无定量名结构与“一量名”相当。

量名结构有定的条件是:在名量前出现领属性定语;在谓词和名量之间出现体貌助词“倚/哒(着)”;
不出现在句首。

量名结构无定的条件是:处句首;充当小主语;谓词和名量之间不出现虚词或修饰性成分。

石毓智先生指出,汉语中存在一个“结构赋义规律”:谓语动词之前的光杆名词(通常为主语)被自动赋予一个有定性语义特征,之后的(通常为宾语)则被自动赋予一个无定性特征。这是一条严格的语法规律,强制作用于普通话的光杆名词,并作用于汉语的各方言。^[7]这条规律也适用于汉语方言的量名结构,如在动词之前、处主语位置的量名结构是有定的。^[20]汨罗方言独具特色,处主语位置的量名是无定的,如“只脚也可以开车得(一只脚也可以开车了)”,列于石先生所述规律之外。

3. 句首的量名结构具有选择性,即不是所有量名结构都能处句首。

4. 句首量名惯用简短结构而排斥较长结构,如不能说“*块像样个衣下有得(*一件像样的衣服都没有)”。名词多为单音节,双音节、三音节的也有,超过四个音节的少见。如“张床不睡两样人(一张床不睡两种人)”“家人家一个(一户人家一个)”“只热水瓶少得(一只热水瓶少了)”。

5. 两个甚至三个量名结构可以连用,如“她对崽对妹里(她一双儿子一双女儿)”“张桌只鸭只鸡(每张桌一只鸭一只鸡)”。

参考文献:

- [1] 吕叔湘. 中国文法要略[M].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56:134.
[2] 赵元任. 中国话的文法[M]//刘梦溪. 中国现代学术经

典:赵元任卷. 丁邦新,译.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6:469.

- [3] 朱德熙. 语法讲义[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52.
[4] 施其生. 广州方言的“量+名”组合[J]. 方言,1996(2):113-118.
[5] 陈满华. 安仁方言[M]. 北京: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1995:216.
[6] 钱乃荣. 上海话语法[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7:98-99.
[7] 石毓智. 论汉语的结构意义和词汇标记之关系:有定和无定范畴对汉语句法结构的影响[J]. 当代语言学, 2002(1):36.
[8] 王健. 类型学视野下的汉语方言“量名”结构研究[J]. 语言科学,2013(4):386-388.
[9] 游汝杰. 论台语量词在汉语南方方言中的底层遗存[J]. 民族语文,1982(2):36.
[10] 刘探宙,石定栩. 烟台话中不带指示词或数词的量词结构[J]. 中国语义,2012(1):39-41.
[11] 张亚军. 江苏海安话的量词独用变调现象[J]. 中国语文,2008(1):61-62.
[12] 张一舟,张清源,邓英树. 成都方言语法研究[M]. 成都:巴蜀书社,2001:206-207.
[13] 徐烈炯,邢敬敏. 上海方言语法研究[M].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180.
[14] 石汝杰,刘丹青. 苏州方言量词的定指用法及其变调[J]. 语言研究,1985(1):160-166.
[15] 刘丹青. 汉语类指成分的语义属性和句法属性[J]. 中国语文,2002(5):416-417.
[16] 盛益民. 吴语绍兴柯桥话的定指“量名”结构[C]//吴语研究:第8辑.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6:219-228.
[17] 陈晖. 涟源方言研究[M]. 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9:275-276.
[18] 罗昕如. 湘方言词汇研究[M]. 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209.
[19] 林亦,覃凤余. 广西南宁白话研究[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272-279.
[20] 石毓智. 量词、指示代词和结构助词的关系[J]. 方言, 2002(2):121-122.

责任编辑:徐海燕